

社區營造攸潭美 藝術手法訴居民心聲

曾經，這裡的漁農業極為發達，漁民養殖金魚、錦鯉；農民種植稻米、蘆薈。雖然當年漁農業興旺的日子已一去不復返，但走進村內，作為一個早已習慣擁擠商廈的喘息人，身處在這個不施脂粉的村子裡，卻恍似覓到一個可呼吸的空間。雖然這裡受到城市發展的多番蹂躪，然而，它仍拚命地掙扎求存。它的名字叫攸潭美村。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位於東元朗新田鄉郊的牛潭尾區，是元朗最大面積的村落之一。據說，當年攸潭美村興建學校時，村民覺得「牛」和「尾」過於鄉土，遂以「攸」及「美」取代，增添一絲文藝氣息。為了讓更多人認識攸潭美村，文化葫蘆與救世軍牛潭尾社區及攸潭美村合作，組織村民、藝術家及大專生以藝術及空間設計手法包括設立步行徑、製作路牌、畫壁面等，營造社區，重述村子面對的問題，也訴說村民的心聲。

說到攸潭美村的潭字，不禁令人聯想起水。的確，昔日的攸潭美村水資源充足，所以早期村內漁農業發達，村民靠務農養妻活兒。可惜後來村子面臨連番波折，先有牛潭美濾水廠遷入上址，再因興建元朗錦繡花園而改變河道，導致河道阻塞引起河水泛濫，漁農業大受影響。同時，雞農亦先後經歷兩劫，分別是政府規定農戶要安裝排污設施，對小型農戶造成大衝擊；及後再經歷沙士一劫，在缺少支援下，即使曾經全盛時期養過萬隻雞的雞場亦漸漸荒廢。

穿過攸潭美村公所，步行數分鐘，救世軍牛潭尾社區發展計劃主任陳宇翔示意我們看一看右手邊的一間毫不起眼、外牆被塗鴉的破舊小屋，原來它是攸潭美村的合作社。合作社成立至今已約50多年，儘管收菜量愈來愈少，但至今仍然運作，「村裡仍會有些公公婆婆種蔬菜、蘆薈，而合作社便會定期收集這些農作物，往外銷售。」雖然合作社作用已大不如前，但望着它，當年菜農交易的景象彷彿歷歷在目。



■村內仍可看到金魚養殖場。



■攸潭美村的合作社，迄今已成立約50多年。



■攸潭美村雖猶在，但它最光輝的時期已相當不同了。



■導師Homan講解路牌的設計意念。



■攸潭美村重要地標之一——攸潭美學校。

學校見證村民成長

有份參與是次計劃的藝術工作者何文聰(Homan)，帶着一班大專學生在村裡的步行徑設計及親手製作了路牌及一些藝術作品，每個路牌均扼要記載該處的歷史與故事。沿着小路，經過一間間村屋，眼前的這個地方已重門深鎖，只能透過鐵閘窺探一二，而校門前赫然立着一塊「石碑」。校內地上散落着枯黃的落葉，顯然已荒廢了一段日子。它，是攸潭美學校，村內一個重要的地標，是村民成長的印記。然而，談起它的故事，卻令人不勝唏噓。

原來在1930年，村民已自發在村內設立學堂，直到1960年才把新校舍遷到眼前此址。「當年會由村民的家屬任教，全盛時期有上、下午班。雖然興建校舍的土地屬於政府，但資金卻是由村民自發籌集。現時一些老一輩村民，亦曾在這所學校度過童年時光，他們

的兒孫當年亦曾在這裡上學，所以這裡見證着村民的成長。」救世軍社工鄧麗香介紹。

可惜，2006年學校卻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自從1989年區內小巴通車後，更多學生選擇到元朗區上學，令攸潭美小學出現收生困難的情況。為了化解危機，校長和校監都想盡辦法，但當年的教育署態度強硬，儘管僅僅只欠一名學生才達收生標準，惜終難敵殺校命運，村民數十年來為培育下一代所付出的心血結晶亦付諸東流。

為紀念學校，Homan和學生們特意用木仿製了一塊「雲石石碑」，碑上的文字和圖案全部均用手工雕刻，再塗上金色，而碑上仿雲石的圖案則是同學們經過多番試驗創作而成的。「石碑」矗立在校門前，既是對學校的紀念，也彷彿是對當年拚命爭取保留學校的村民及校長致以最崇高的致敬。然而，值得深思的是學校已荒廢多年，土地卻一直丟空，別無他用，是否真的寧願眼睜睜地看着土地被荒廢，也不願意讓它發揮其他用途呢？

四幅壁畫各有故事

除路牌製作外，年輕畫家兼活動導師Rainbow亦帶領學生創作了四幅壁畫，一幅在村的東區，另外三幅在西區。其中一幅壁畫畫在村民清哥屋子的牆外。熱情而豪爽的清哥，對壁畫讚口不絕。清哥在1949年來到攸潭美村，多年來見證村子的變化。「(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村民來到這裡奮鬥，過着艱辛卻簡樸的生活，當年村內的屋子都是茅寮，村民最怕遇上颶颱風。然而，對村民來說，這段日子卻是最值得懷念的。」陳宇翔說。因此，在清哥屋外的壁畫，畫的就是村子的田園風光及農民耕作的情景。

儘管攸潭美村與世無爭，但自2008年開始，因高鐵工程的出現，村內從此變得不安寧。原來因高鐵工程

的緣故，令村內水源流失，破壞了當地環境，加上隨着時代變遷，村子逐步受到城市化侵蝕，有些農地變了停車場、貨櫃場。望着村子往昔風景不再，村民不免感到難過，因此，其中兩幅壁畫就是反映居民對高鐵及村子城市化問題的心聲。

其中一幅壁畫的內容，是有隻動物在畫一些七彩的花朵，花朵長在枯樹上，天上滿是星光。然而，看似美好畫面的背後，卻是村民無聲的吶喊。「大家所看到的並非是一棵樹，而是一些裂痕，路軌代表高鐵，天上的並非星光，而是廢棄的電路板，一些電子廢料破壞了村內的農作物。」Rainbow說道。

這四幅壁畫並非由同學們憑空想像創作，而是由文化葫蘆帶領他們在村內進行多番研究，畫的內容均圍繞整個社區的發展。創作壁畫的過程不容易，既有日曬又有雨淋，幸得村民掛牽遮水，因此過程雖然艱辛，但同學們均十分滿足。



■學生創作壁畫，表達村民心聲。



■導師Rainbow介紹村內四幅壁畫。

走東走西 余綺平

第三帝國

德國的納粹幽靈陰魂不散，最近發生數宗反聯邦政府的暴力事件，導致多人死傷。令人震驚的是，極端分子組織要求恢復二戰時德意志第三帝國，這種思想不但迅速蔓延全德國，甚至已經滲透入警隊。

德國媒體認為，人民擔憂來自伊斯蘭國家的恐怖分子，以難民身份進入德國。「事實上，真正危害德國安全的恐怖分子，就是在我們身邊的暴力極端主義分子組織。」科恩報章報道。

德國經歷了三次帝國統治。第一次為中世紀神聖羅馬帝國(962年-1806年)。第二次為德意志帝國(1871年-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威廉二世的帝制終結。第三次為納粹德國的德意志第三帝國(1933年-1945年)。

這些極端分子自稱「帝國公民」。他們不滿社會現狀，不認同現有政府機構權力，因而拒絕納稅、自行印刷政府文件(如護照和駕駛執照)、自製印上該組織標記的恤衫和旗幟，自組警察護衛隊。他們在互聯網散播第三帝國思想，呼籲團結行動。

「帝國公民」認為，希特勒所建立的第三帝國，從未經過合法程序去解散，更沒有經過全民投票作出解散決定。而現行的德國聯邦政府，屬於被二戰勝利者(西方盟國)所佔領的地區，現行憲政是受盟軍所主宰，理應作廢。故此，德國目前屬於非功能國家，國民無需遵從其聯邦法。

「帝國公民」引用了聯合國第九憲章，以證明德國現屬非功能國家。但是，該憲章其實是適用於如索馬里等無政府狀態(軍閥割據)的國家。媒體認為，「帝國公民」是強詞奪理，但這種謬論卻受到德國一些「狂人」支持，長期以此理據與聯邦



■帝國公民地下組織如同納粹幽靈。

網上圖片

政府對抗。

媒體指出，「帝國公民」組織如今擴展至德國16州，他們發展迅速，政府是難辭其咎。起初，政府以為他們屬於怪異分子組織，是「瘋子」行為，沒有殺傷力，縱容了他們。

直到本月初，德國巴伐利亞州發生一宗槍擊案，導致四名警員一死三傷。事緣於一名「帝國公民」組織成員拒絕納稅，稅局職員登門追數時發生爭執，警方出動搜屋及企圖拘捕屋主。結果屋主從門後開槍掃射。警方事後將此案列作暴力極端分子行為。

事實上，早於今年夏天已發生過一宗同類事件。「帝國公民」組織一成員聲稱要脫離德國聯邦獨立，他在屋內與警方對峙，開槍射傷三名警員。另外，一名同屬該組織成員向德國議會大樓拋擲汽油彈被捕。

最令人震驚的是，巴伐利亞是全德國最保守的州府，但州內警隊中，竟有警員公開承認自己屬於「帝國公民」組織成員。此事引起全國嘩然。

德國媒體呼籲世人提高警惕。這個組織以不同名稱存在，如「歐洲愛國者反伊斯蘭化」(PEGIDA)和「第三道路」(Third Way)等。他們充滿暴力幻想，正孕育着一個「野火燒不盡」的恐怖組織。

福州辦「鬼才」黃永玉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我的文學行當」——黃永玉作品展日前在福建省海峽民間藝術館啟幕。是次展覽由福建省冰心文學館、人民文學出版社、湖南美術出版社、巴金故居主辦，福建省海峽民間藝術館承辦。

據悉，此次黃永玉作品展分成「太陽下的風景」、「籬籬二重唱」和「流不盡的無愁河」三部分，展出92歲高齡一代「鬼才」黃永玉的文學手稿、版本、繪畫等不同樣式的作品200餘件。作品展中有不少是他回憶在福建生活的情景，其中最具傳神的是根據他13歲照片創作的自畫像，並附上了詩「太陽剛起了光芒/在我的床上/引起我的思潮/我不願再在人海中彷徨/只要回到我的故鄉鳳凰/同着我那/永厚、永前、永福、永光/過着頑皮的景象」。

據介紹，照片是黃永玉在廈門集美學校開學那天拍的，附了這首送給弟弟們的詩，這是迄今所知大師最早的文學作品。曾著有《傳奇黃永玉》一書的《人民日報》退休高級編輯李輝表示，黃永玉老人是畫家，還是雕塑家、詩人和作家。而在這些領域當中，文學似乎才是他生活裡的第一位，字裡行間透露着對生命的領悟。「很高興在福州舉辦黃永玉作品展，黃永玉老人與福建以及福州都很有緣分。1943年，他曾在福州長樂中學任教。該展在長沙、泉州等地舉辦巡展時，吸引不少家長帶孩子前來觀展、臨摹。希望通過展覽讓年輕



■市民參觀黃永玉作品展。

蘇榕蓉 攝



■手持煙斗的黃永玉塑像吸引人們合影留念。

蘇榕蓉 攝

一代感受文學、藝術的魅力和力量。」李輝表示。

現場一尊手持煙斗的黃永玉塑像栩栩如生，吸引不少觀眾合影留念。前來觀展的市民陳小姐稱，黃永玉老師多才多藝，在文學、美術、戲劇許多方面都有研究，「堅守幾十年不放棄，執着精神是我們這代年輕人身上所欠缺的，值得敬仰。」